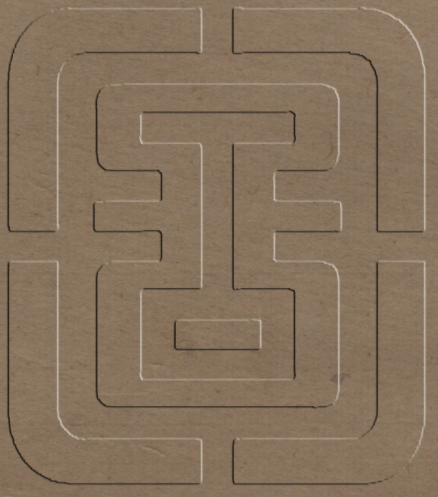




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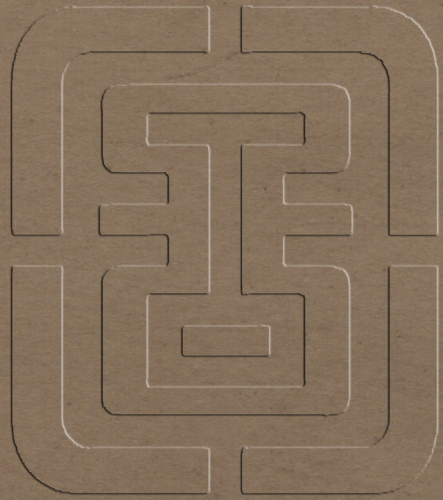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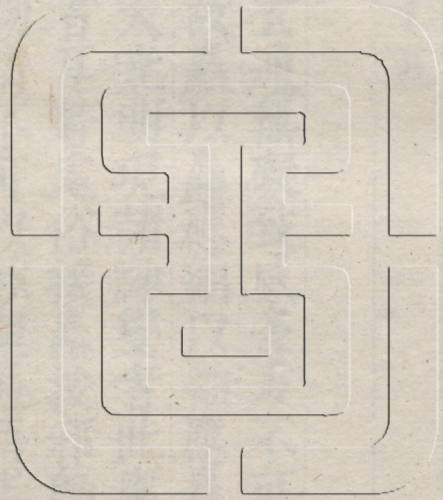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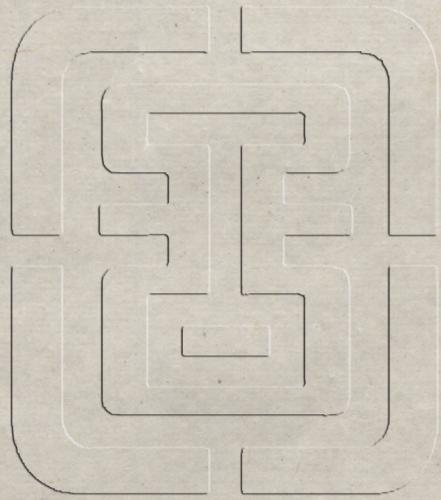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

述意部

夫聖人之用玄通無礙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麤以麤應細以細應麤細隨機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按邪歸正者復須隨緣通變量稱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悟指事而變現不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頑見也譬聖人亦入鹿

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轉如是等不可說譬喻法輪雲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徧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頭一一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

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爲一切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聲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爲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妓樂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

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為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處處經云爾時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緣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為現口中光故四笑諸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又佛說心明經云爾時世尊為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徧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

光入肩井說生天事光從臍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羣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刹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爾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臥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厭欲部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邃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

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卽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爲死相腫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啜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徧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

怖畏一管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
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鑿
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
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
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卽以
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自
慶幸捨棄死處從林而出卽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
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
者一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
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

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惡
覺凡夫貪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爲種種方
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
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
面爾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
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卽向文殊
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燄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去教化	及一切煩惱	見不淨解脫	文殊當善聽	未來亦不生	身體性如是	如是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亦如艸瓦礫
善哉甚微妙	彼身實不死	彼恩難可報	現在不暫住	如是是我識彼	如是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屎	顛倒生惡覺	心則不可見
	如是貪瞋癡	為化我現死	我本多貪欲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臭爛惡不淨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
 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曰寶炎如來威德長者
 於寶炎佛所得菩薩身名曰德炎寶炎滅後當得作
 佛號曰寶炎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
 夏安居時波羅奈國有一姪女在高樓上有女名妙
 意笈日於佛有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
 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
 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眾寶莊嚴我
 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
 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

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
已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厭至二日時愛
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卽起纏
綿不已女生獸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我
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聞此語如
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擣至
四日時如被車轆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
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
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諸盲冥救濟苦人
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日何故

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
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咄弊惡婦
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
親若來覓我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恥辱女言弊物
我不用爾欲死隨意是時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沱
塗汗女身萎匍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臃脹
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
如漆黏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蟲逆血諸膿
塗漫女身女極惡獸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
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

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
在後佛放常光照耀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
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慙愧藏骸無處取諸白氎纏裹
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爲佛作禮以慙
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止女極慙愧流淚
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爲
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爲佛
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爲呪願梵
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卽得須陀洹道五
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

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發菩提心者有
得阿那含者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
長者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
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厭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
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採果以
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
諸比丘到林欲度見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
諸比丘各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化作醜陋人執持
應器盛滿中食漸向醜人形狀類巴心懷喜悅今此
人者眞是我伴尋來共語同器而食食已時彼化人

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
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
陋聞已尋復教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卽向化人深
生信解於是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
卽爲其種種說法得須陀洹果卽於佛前求索出家
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宿
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
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爲菩薩到

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
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咀不能得過
時彼山神卽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
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
尋卽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
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
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大聖神變

隨事啓蒙

含英秀發

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羣生息謗

感悟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絕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徵

感應緣

略引二十五驗

通叙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

舌堊山有帝女能變

夏鯨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彭蛟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鯁魚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宜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復陽縣有牛變

炎帝之女變

諸傳禱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宮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飛頭變

高陽氏同產夫婦變

魏時尋陽縣北山蠻人作術變

魏時清河宋士母因浴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來難測此是方
 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窮之不可原究之不可
 盡然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障有麤細
 機有大小化有寬狹蓋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
 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
 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故千寶記云天有五
 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
 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

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艸者多方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憨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牡牝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

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龜能語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艸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菴也稻之爲蜃也麥之爲蚘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麀也蛇之爲鼈也菴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鎔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

撰述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
十一
女女化爲男氣之質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爲人不知將爲虎當其爲虎不知當爲人故晉太康中陳畱阮士禽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艸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蛺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

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夜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本識襍業熏成因種旣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踈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辦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非能建庶將來哲豈猜餘卜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撫

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故乃復
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前膾
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旣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故曰
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嘗使人至蜀買錦可
勅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
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勅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
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替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
公勅勅之增市二端錦後公近郊士人從者百許人
放乃齋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皆
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惡之陰

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
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
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羣羊行人知
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旣驗但
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
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欲取而羣羊數百皆
爲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
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
也

舌墜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艸其葉蓋成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艸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萇弘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爲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龜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龜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龜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爲龜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

其龜入水中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出亦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爲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爲陰勝陽厥咎也

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周羣曰哀帝時爾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姪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揚州亦性好姪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

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蜜人年七十餘生肉肉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冢宰政厥妖人生肉五行志以為人不當生肉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廡中雌雞化為雄雞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化為雄雞冠距鳴將至永炎年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歧及蟹皆化為鼠其衆覆野

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
 數日之後則皆為牝至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
 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
 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
 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
 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
 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
 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
 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

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艸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為
 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
 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
 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
 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出搜
神記

右十
三驗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反郡
 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
 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

支那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

十六

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

豎之脚卽成其尾

右此一驗
出異死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
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
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
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
壁高數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爲何罪而
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
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
出山入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土人因號曰石雞山爲娥潭

右此一驗
出幽明錄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
居未有婦兒宗賃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
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
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
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
曰當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母縣界內
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
數人後人射虎白鷹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
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

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臨之右此一驗

山齊諧記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

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

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左此一驗出顧

徽廣川記錄

炎帝之女娃遊于東海溺而死亡為精衛其狀如鳥

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煙者塞也夸父與日競

其音曰因

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狀化

為鄧林右此二驗

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
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

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

此二說孰是神農本艸經云取雞卵殼黃白渾襍者

煎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

粉中佳者亂真世所恒用○韓詩外傳曰孔子曰

無作不成

老萑為雀老蒲為葦搜神記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

謂蜾蠃細腰之類其為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桑

蟲之子育之則皆化成巴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

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

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為雄鴨訪

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

右此一驗
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
蟲落故因取名為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
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
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
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
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
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頃平和桓以為巨怪畏不敢
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大怪也時南征大將亦
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晉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艸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

二頭四足手是為蒙雙氏

右二驗出
搜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
介身悉如真虎餘鄉人周眎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
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
樹視我所為如其言既而入艸須臾一大黃斑虎從
艸出奮迅吼喚甚為可畏二人太怖良久還艸中少
時復還為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
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

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
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
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
術以三尺布一升米精一赤雄雞一升酒受得此法
也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
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
於壁穿中闚不見人木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
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
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

轉解自捉出戶外其去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復數
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
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
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

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
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
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
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怪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
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
人梁氏惶懼遂捨爲寺

見洛陽寺記傳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一

述意部

原是一心積爲三界癡流慢惰昏滯沉沒欲討其際
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劫
莫之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器月難保
且夫盛衰之道與時交構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
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
夢有吉凶此爲有記若習無善惡况覩平事此爲無
記若晝緣青黃夢想還同此爲想夢若見升沉水火
交侵此爲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無報欲知斯事

如下經說

三性部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
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
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
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
或女夜尅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
答若善知識天人爲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
爲現惡夢此卽真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
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善

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問夢爲善不善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淫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瞪瞢心瞪瞢身憤心憤身睡心睡爲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

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污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污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爲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爾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眠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

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爲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禪寶藏經云曾有惡生王爲行殘暴無悲邪見如來遣迦梅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號爲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二兩虵絞腰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中行泥沒其腋七登太白山八鶴雀屋頭於夢寤已以爲不祥愁憂慘悴尋卽問諸外道婆羅門外道聞王此夢素嫌於王兼嫉尊者迦梅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禳馱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爲然

益增憂惱卽問之言若禳馱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
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
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
惜請爲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慙懃知其
心至卽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
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
喬婆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
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
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梅延却後七日若殺此
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已命

重卽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
是王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
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
賤身豈足貴耶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
往彼尊者迦梅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
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慙懃
王不能免卽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
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
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
殺我等用禳災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

王所夢尊者迦梅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爲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正爲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爲王所害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答言日晡時必當來至二兩蛇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雙劍價直十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纓價直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跂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欽婆羅

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日昃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鸛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秘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著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按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汚王大瞋忿拔劍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卽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私

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梅延所具論
 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
 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詣尊者敬奉
 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
 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答言乃往
 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
 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
 拜即以此所著天冠寶劍纓絡大象寶車欽婆羅衣上
 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
 聞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校譌

第十二紙 二行能語之 第十七紙 十五行正
語南藏作與 南藏作止

音釋

遂 雖遂切 澌也 臄 臄匹降切 蛆 七余切 咬 作答切 礫 澌也

郎狄切 輶 車踐也 臍 臍氣切 翹 所堯切 鯨 古本 鯨 臍也

小石也 啼弟二音 愁 呼甘切 牝 母畜也 蹶 之石切 螫 許偉切 鯨 臍也

鮎魚也 切蟲 蝥 渠容切 蛭 古牙切 肯 所景切 虺 許偉切 螫 許偉切

藏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痲 中病也

輅輅輅故切車也輅盧經切車間小橫木也

闕闕缺規切門中視也

娃娃美鳥瓜切也

蝾蝾蝾蝾一結

瞪瞪瞪音翁切瞪曹切瞪曹不明貌

屋屋於姓切大便也

瑯琊居士世直施貴刻此

法苑珠林第四十三卷

吳江北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金陵沈七科刻

萬曆辛卯夏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餘

不善部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睡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當有懶惰二身體沉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麤澀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體生瘡炮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綱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行恭敬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

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滅
少十八恒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
十至於大衆被他輕賤又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云
佛在世時時有國王名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
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
二夢見馬口食屎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華四夢見小
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夢
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夢見大牛還從犢
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
不知牛處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

谿水流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卽寤大怖恐亾其國及
身妻子王至明日卽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
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卽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
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爲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
王言如卿所觀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
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
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臥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
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
憂卽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各摩尼到王所問
王言何爲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

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應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爲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卽勅羣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夢如是寤卽恐怖恐亾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爲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乃爲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不畏法禁淫泆

貪利嫉妬不知馱足少義無慈喜怒無慚愧佛言第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尻亦食者此後世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馱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姪多欲年少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果者此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知慚

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婿出行賈作其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更經貧賤處於下坐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爲女作媒誘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嫁女求財以自供給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

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澤不時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有聲長吏人民咸言當雨須臾之間雲散不墮所以者何帝王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當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面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忿爭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殺

傷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於國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卽歡喜今
受佛恩令得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已後不
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衆中睡佛言聽水洗頭猶睡不
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
他三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
聽以手撐若故睡不止佛聽以毬擲若故睡不止佛
聽用禪杖者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提杖放

戴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看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
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
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
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者
應起庠行如鵝行法

頌曰

昏沉睡益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霑美醯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興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
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管我先人葬我於此水
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燥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
故來相依屈明日暫住須臾幸之相遷高燥處鬼披

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中愴然卽寤寤已語左右左
右曰夢爲虛耳何足可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
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
子爲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注送民之神穎曰子
棺今爲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
下卽是吾墓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
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
適左右曰亦何憺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幸之十數
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
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

為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斃而去之

右

驗出搜神記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間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罔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喘念頂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平坐

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未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為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即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究亦尋滅也

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琅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復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

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
叙亾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夙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
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
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母視兒眠
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
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于時徐森之始除
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
夢託二徐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亾日
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
人送喪達都

右一驗出
冤竟志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宰
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
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
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
尅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
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
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
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亾遼益
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爲梁州西曹州將蕭
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

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卽
戊寅歲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
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
一人衣帙垂鬢頂丸圓明後二人姿質金曜儀相端
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
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
因而流汗病卽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
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復右一
驗出

冥祥
記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

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
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麤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
初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卽就營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
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
僧以瓦木土塹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
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
二指也遂卽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
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

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
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
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
亾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
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苦
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
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
絹十四匹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冀禮殿誠從眠驚寤怪
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巫覡咸
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

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
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
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
舍經鳴鐘偈福敬遵此事輟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
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鐘椎興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
傷破不以爲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
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
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
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倍驗非謬以
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

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一

述意部

管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
妙相故能流炁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
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炭之所於是十刹興焉
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髮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爾後百有餘年
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

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
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
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
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纒釋迦於是
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
洎于梁代遺允奧盛但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
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
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甍爲之生
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
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

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儵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興福部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卽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

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圍廁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卽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躡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臨衆生蠲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裁枯號曰真人功報成諦其爲然矣復有一比丘名曰波拘盧卽白佛言憶念我管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

撰述
法苑珠林卷四十四
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果
名訶黎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
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
逮得應真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卽白世尊曰我
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僧教
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
聞法歡喜卽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咒願福益懷欣躍
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
劫末後餘憊下生世間母妊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
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

佛逮得真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卽白世尊曰憶
念我管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
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
瘡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卽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
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
瘡尋蒙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
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
除逮得應真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卽白
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柰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
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

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囿乞
求果蓏當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
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咒願受之分
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命終生天得爲天后下
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潔常
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天帝卽從座起爲
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時
生拘留大國爲長者子青衣抱行人城遊觀偶值衆
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卽自念言願得財
寶布施衆僧不亦快乎卽解珠纓布施衆僧同心咒

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爲天帝九十一
劫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
行管我前世於波羅柰國近大道邊安設圍廁國中
人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羨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
行道穢染不汗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
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
種法中佛法最眞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
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殞命積德誓爲衆
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
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

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
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
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矣
是爲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
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
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
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
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

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
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
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
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
無知其報力尚爾何況人是有情歡喜特一鉢飯上
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卽
得須陁洹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
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
欲來卽立制限若與佛食其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
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

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泔淀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泔淀婢卽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聞佛此語卽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爲食而作妄語是時佛卽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見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不妄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卽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小施報多佛卽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否婆

羅門言我曾行見尼拘陀樹其蔭徧覆五百乘車佛卽問言樹種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復語言誰當信汝婆羅門言實爾世尊我眼見之非妄語也佛卽語言我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此樹因少報多時婆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卽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已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供養卽破制限王與羣臣亦歸依佛佛爲說法悉獲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虛妄善惡果報必受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又譬喻經云咎有二比丘

俱得須隨洄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
 飯僧一人但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坐禪者語乞
 者言何不坐禪空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說比丘
 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者為長
 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者生
 為婢子在地獨坐饑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語
 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施不肯用語語是汝自過何
 為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遊觀一切奴客及
 以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
 阿羅漢果其長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

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饑渴以是因緣
 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
 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	日無所竟	動入罪中
宛轉益深	自沒其體	其亦苦辛
往而不返	投命太山	地獄之罪
難可堪任	生時不學	死當入淵
老不止姪	塵滅世間	呼吸而盡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命良真
今世滅罪	後世得申	有財不施

世世受貧

校量部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
 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
 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業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
 意不妙反前為妙管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多
 財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施
 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
 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
 十四千馬金飾交露八十四千牛犖乳滿器八十四

千玉女端正殊妙諸纓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
 居士鞞藍大富作如是大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寧施
 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
 得福多雖與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舍雖與斯陀
 舍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不如施與阿羅漢
 百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舍雖與百斯陀舍不如
 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
 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佛
 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彼居士作
 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

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作三
自歸佛法僧受具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
於一衆生行於慈悲至擊牛頃此得福多雖於一切
衆生分別行慈下至擊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
空無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爲四
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處塔是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
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
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
梵天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

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
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衆生所有功
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
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又薩婆多
論云有檀越與闍那比丘三十萬錢作大房卽日成
卽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諸比丘爲檀越說法
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佛已到此房中卽是
受用佛是無上福田佛旣受用功德深廣不可測量
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清淨入此房
中已畢檀越信施之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

至金剛地際高廣嚴飾猶如須彌設有一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已畢施恩以戒非世間是向泥洹門不同房舍臥具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之法

修造部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願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若受約勅是佛真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問工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真是天魔

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土匠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爲上妙果先昇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佛槃上者計損滿五錢犯逆罪究竟不還一劫墮阿鼻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

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前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

述曰此謂施主決定入佛受用所以須贖若如今時齋上每出佛盤飲食情通彼此不局情者食訖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如七月十五日獻佛及僧無佛僧受用卽須贖用也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闐王戀慕世尊鑄金爲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

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爲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又外國記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涅槃後可爲四部衆作諸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是衆像之始也佛移住兩邊小精舍與像異處

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重諸國競興供養不絕堂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入悲惱謂檀像已燒已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移在彼房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處又優闐王作佛形像經云管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闐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

足奇絕妙好常爲衆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常爲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重若作帝王王中特尊爲諸國王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飛升天上無所不至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爲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爲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艸木及筆 或有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懼國時國王名優
闐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卽勅傍臣左右皆悉迎佛
到已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
佛者光明巍巍乃能如是恐佛去已後慮不復見今
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爲我說
之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灰上土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珍

眷屬常恭敬 作佛形像報 常得天眼報

無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報 父母見歡喜

端正威德重 愛樂終無厭 作佛形像報

金色身燄光 猶妙師子像 衆生見歡喜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刹利婆羅門

福人於中生 作佛形像報 不生邊地國

不盲不醜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臨終識宿命 見佛在其前 不覺死苦時

作佛形像報 作大名聞王 金輪飛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神足典第二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眾梵恭

作佛形像報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為

又付法藏經云管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人涅槃

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

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得一金珠見像面

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

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

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

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

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過去修福聰明

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

沙王千倍為勝瓶沙王有金犂千具被婆羅門恐與

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

一具其家有穉最下之者具價猶直百千兩金有六

簞金粟一簞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

年無應願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恐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卽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卽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卽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卽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自思惟世所耽著唯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

言能爲我得紫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卽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卽是往日施金女也以咎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卽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卽爲娉得旣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己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

撰述
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虵入室欲螫其
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
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
言有虵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卽指虵示之婦意
乃悟夫婦節操淡厭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
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
分座佛爲說法卽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
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坐說法佛滅度後所有
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人般涅槃
祭全身不散後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衆

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

明

六十輩金粟者出薩婆多傳未來成佛出去華經

又智度論云管佛在世

時迦葉毗羅衛城中淨飯王子佛弟難陀身體端正
有三十相王爲納婦字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
難陀晝夜愛敬婦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
旣出家已得阿羅漢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
宿植何福與佛同生有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
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爾時爲大長者於辟支佛
塔廟之中青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

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
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
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
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校訛

第三紙

十九行財下

第十紙

九行欲南

第十一紙

六行與南

第十七紙

九行命朱

第十八紙

十二行

其作

音釋

炮

皮殺切

尻

苦高切

酸

株衛株劣二切

慊

苦簞切

儵

古歷切

覲

巫微夫切

鑄

子全切

閼

亭年切

鍛

都玩切

倩

忽也

淀

正作澱

聲

居候切

閼

七情切

鍛

都玩切

倩

正

倩

借也

螫

施隻切

閼

七情切

鍛

都玩切

倩

正

常

熟居士嚴

植

施贊刻此

閼

七情切

鍛

都玩切

倩

真

州

王國英書

江

寧毛應文刻

吳

江此丘明覺對

真

識

庵

識

萬

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

識

庵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餘

觀施部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然
 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倩人而不觀
 願如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
 食讀經達觀以為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萬惡皆
 却眾魔降伏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
 利便欲燒香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競來燒

觸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植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襍福部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

福德常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慧不得其福云何為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姪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為五一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渡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諸毒地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篋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得人身王所愛重若見

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生淡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途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無有惱亂若有眾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眾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眾惡命終生持鬘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為王典藏又譬喻經云管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船置於河中以渡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圍廁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

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諸福業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爲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塊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

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憚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又放牛經出增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爲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

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艸十者不知穀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

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滋息日日有減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種損益不可具述佛於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減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洗僧部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廣說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身穢仍為常緣也

今臘月八日洗僧唯出此經文又摩訶剎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

示天下人佛言我爲菩薩時三十六返爲天王帝釋
三十六返作金輪王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今日諸
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
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時
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艸
香按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
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之以作赤
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訖以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
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又溫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
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爲七

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
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
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水
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
是爲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
者所生清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
者肌體濡澤威充德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塵垢六
者口齒香好所說肅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又
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
色三破寒熱四下風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熱

擇述
三教珠林卷四十五
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
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
終卽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
報甚多卽下詣舍利弗所散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
心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果又賢愚經云爾時首陀會
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
然許可卽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暖水調適酥油沆
艸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
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
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管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

奇特尢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
尸佛時此天彼世爲貧家子恒行庸作以供身口聞
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
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
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炎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
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
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又禪譬
喻經云管佛弟難陀乃往管維衛佛時人一洗衆僧
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釋種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
金色乘前之福與佛同世研精進場便得六通古人

撰述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
十一
施一猶有弘報況今檀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
尊號加增歡喜廣度一切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
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
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
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卽歡喜往
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
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
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
垢消滅逮得應真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形圓猶如
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出外內施三擎閣齊人所

及處以瓊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
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
五功德云何爲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
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
者當求造浴室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
灑令淨辦其薪炭溫暖得所乃打捷椎應知入浴各
以腰帶繫衣作幟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
一手遮前而入若欲與師揩者當先白已無罪不得
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揩一臂

一手及餘內外已閉戶而坐令身汗出籌量用水不得多用若池水洗自恣無罪不聽露地裸形而浴若水齊腰腋得用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取已衣著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遂申歎德恐邊遠道俗不開法用故略明法事以標厥致耳竊惟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除藍毗園內實無塵而示蕩故知洗沐是清昇之本灌澡爲澄潔之原可謂坐香範於前修振芳猷於後業所以東國泛七華之水以濯一乘之寶西方瑩八德之池用滌九品之輩故使醫王念念發造溫室之

心長者晨言敬申洗僧之願遂蒙如來善巧近說七物之儀大覺坐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處有摩訶施主某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業生生恒修佛事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羣邪敬緇徒於像季溪知講宣四句價重隋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財同崇此福於是辦七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屈請高德某法師講宣溫室洗浴衆僧經一部法師乃時稱學海世號詞宗出玄義而似雲屯決衆難而方泉涌能使俗徒開解猶朗日之闢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之卷零葉今

既玄章盡軸座停雷梵之八音澡浴時臻次歎洗僧
之七物一者鴻爐熾火巨鑊氤氳密室既已除寒龍
泉自然泛熱二者輕清德水流湛金池蕩垢皎若蓮
紅身首霑便玉潤三者銀炷豆屑細滑逼於兜羅却
膩既若雲披潔體方開露白四者八味酥膏五香芬
馥排風去痺未謝摩祇瑩質允顏何慙妙藥五者玉
管神灰雪華霜潔邪風遇便息扇亂想賴已恬凝六
者坐楊細柳綠榦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
含優鉢七者齊縑魏素持作內衣蔭患并得身安蕩
報自然光飾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爲

讚歎咒願念佛法僧○夫欲超居淨國必須預蕩十
力之形迴託天宮先當澡彼六和之衆譬若聲調響
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然今施
主等仰襲醫王建斯溫室營辦七物洗浴三尊獎率
有緣弘揚妙典以茲殊勝莫大善根先用莊嚴今日
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生常轉法輪獲大神通世世
恒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眷屬極不夭之年障累
與朝霧俱消嘉處共繁星等列諸施主等願高臨八
正趣大道於菩提富有七珍惠蒼生而無盡又願片
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分毫助讚之徒獲七福

而無竭見聞隨喜咸趣法城叩頭彈指齊昇佛果○
敷揚玄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後皆備訖唯衆一心
奉請三寶○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慈尊五
分法身真應兩體九十八使惑纏已盡三十二相微
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爲衆生故有感便來唯
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碼碯雲中放百億光明照三
千刹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還歡喜離垢之人善慧法雲
之士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
法界於毛端齊馭四足之靈鵬俱騁六通之神驥不

見相而見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溫室浴○次請
山中宴坐獨覺大人言下證真四果高士及向趣聖
僧賓頭上座等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內持瓶
具十八變發波斯之正信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
和合大衆百千臘已下乃至無臘並入溫室浴○次
請弘慈本誓誓度四生方便善權權形六道隨聲卽
至如影赴身不念卽彰不請之友並入溫室浴○次
請三界天衆四海龍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
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歎請旣周大衆和合頌讚
持香依次行道頌曰

三寶冥興

四生標式

慈蔭十方

恩流萬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彩畫雕形

傳經建福

舟濟橋梁

興齋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盛哉勝集

功成難測

感應緣

略引十一驗

晉大司馬桓溫

晉王凝之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達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震

唐沙門釋惠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又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上柱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

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巒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往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奔之女也嘗頻亾二男悼愴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室自寬割兒竝有罪若坐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

記

右二驗出冥祥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心營造安處寺宇爲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旣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樂檀重疊爇耀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

爲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途中灘覆箒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達形服麤弊殆不可覩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搗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變繁不撓固其人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則旋繞

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閣并二棟樓妙盡奇工卽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亾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

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褫落周巾火燒口誦不
輟手行治葺賊徒雪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
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
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祐負阻繕兵
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
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祐僞號稱尊志在傾殄雖得其
書全不顧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幼來積習貪愛不
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
見像濟江互齊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
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

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燒卒於炭聚時年八十
卽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
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有羣鶴哀鳴其聲
甚切右繞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歿後像果南遷殿閣
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簪焉門人慧安智曠
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戾子
虞世南爲文今像還閣迄今猶在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精厲
不羣雅度標遠至武德七年止於汾州抱腹山僧徒
僅百徧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升用供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石據量
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問儀
形可驗同住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
響石泉上涌隨人用足靈瑞多感寔由超福至貞觀
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遺疾卒於城寺春秋七十
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龐身長八尺聽高師三論
玄悟逾藍每年正月轉藏經千僧袈裟周足奉施無
闕常弘三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
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龕造像兩邊

泉流卽命石上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
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
大白炎遠近同覩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
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
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
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
師傾財物無留於後於身無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
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
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
內外同集至於八日香氣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

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卽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觀施早令食訖手執香爐遶盧舍那三市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錢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什道俗萬餘悲泣相結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達禪師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爲寺廟毀壞故邀達營

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衆之奇令鑿鑪錘允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悟其年秀才僞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爲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願不成淡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

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既獲像金舉衆大叫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遇害刃開頸脇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充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摸樣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卽往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燒而

供養天香坐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宰貴覩其德高請奏令住弘福至貞觀二十年思慕本鄉還歸九江本寺身今現在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逼取妻英割愛辭親示同脫屣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溪悟心首坐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

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
俊禪師歎曰學徒極多雖通文義得其旨歸唯道英
平常依華嚴發願供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爾儀
服飲噉不守章篇頗爲譏目佐違也營僧之外禪誦
無廢窮尋理性心眼洞明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
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
爲汝死忽然倒臥示同僵屍諸俗固執云此道人多
詐以針刺甲可知真偽針刺雖淡死色轉變身心不
動將欲縫壞傍有智者教令歸懺誓不敢諍尋聲起
坐語笑如常又行至臺澤見池魚遊戲英曰吾與汝

其諍人我何者爲勝便卽脫衣入水經于六宿弟子
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唯弊土盆不覺水氣
又屬嚴冬冰厚天雪復壯乃曰如此平淨之地何得
不眠遂露身仰臥經于三宿乃起笑曰幾不火炙殺
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爲難良曰唯
識之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
普濟寺置莊三所皆在夏縣東山溪隱之處不與俗
事交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晝則管理僧務夜
則爲說禪觀或弊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
信用資心腑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真如門奄然

撰述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
不語衆怪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任不怪之經于
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
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祖習心道契友金蘭初在夏縣
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
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
俗事心轉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
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
日人畜衆聚損食穀艸英亦自運催促極急衆但知
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被以
大衣告衆人曰諸人喚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

違俗語門人志哀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哀以
事答之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耶不可自
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
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
循摩從下而冷已經驗之縱是凡夫定升善處況嘉
徵如是豈同凡僧卽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
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答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
則衆累盡矣當終之日感羣鳥集房數盈千計悲鳴
相切哀慟人心慧哀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
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燄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

人物交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艸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喧譁但存道素便卽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南鑿土龕安之始下一鏹地忽大震人各攬艸自防懼謂身落周十五里皆動大怖又感白虹兩道連亘柩所白鳥二頭翔鳴龕上旋顧徘徊哀聲而逝英開導人物存亾俱益自非位齊種性豈感嘉祥總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又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

立清履白服麤素衣好遊化俗營構福業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撫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記蟲蝗暴亂廣狹所及或記天澇潤澤近遠淺淡皆事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管壯年枉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襍相多所承循未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

於山舍百姓感戀爲起白塔遙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乃入太白山不齋糧粒饑則食艸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變廓然大悟既悟心路晚住律藏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繪帛襍飾未經冠體冬夏一服不避寒暑常於講席評叙玄奧不事宮商入無肖之初言矛盾啗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

放暢心懷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蔬菜縱得蒿藿攬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李穀果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爲艱人怪問之答言信施難棄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屈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功力隨命多少卽須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乘驢歷寺遊看達從乞之瘡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非一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襍著所得財利爲主營寺有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遺僧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

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
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將軍兄弟其性麤武不識密
行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
污不淨須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
如冷池傷人怖之猶催加火不暖我身合宅驚奉恣
其寢宿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涌沸先
自入洗後教人入病無不愈達曾負人錢百有餘貫
後辦得錢無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
負多少倩詣西市覓主還之付而以後勘不失一文
由達德行虛懷所以人不虧信又時逢米貴欲設大

齋乃命寺家多放疏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
闋盡全無支擬大衆恥責深愧外客達曰他許送供
計非虛妄臨時恐過僧尼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
接輦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餘長供庫更濟多人食
訖須臾人車並散究尋來處畢竟不知良由賢愚難
辯故冥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無盡

右八驗出
唐高僧傳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
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
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
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

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
州訪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懷智今為泰山錄事參軍
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
早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
恐無濟理此人既蘇之後即齎書故送其舍所論家
事無不閤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聞
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勲衛侯智純說之

右一驗
出冥報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校譌

第八紙

十七行藍宋
南藏作嵐

第二十紙

二十行又宋
南藏作义

音釋

瑍

尸江切
鑿也

捷椎

梵語也此云磬亦云鐘隨有瓦木
銅鐵鳴者皆曰捷椎捷巨寒切椎

裸

郎果切
赤體也

臙

女利切
肥也

蠕

乳交切
蟲動貌

唄

蒲拜切
梵誦也

駭

下楷切
驚也

啜

妹悅切
飲也

褫

尺氏切
作褫拆也

輟

陟劣切
止

也

禘

疇

僵

居良切
居長

鏹

厥縛切
大鉏也

搗

呼為切
指麾也

徒

弔切

常熟居士嚴楨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四十五卷

吳江北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